

長篇創作
戰果

歐陽山



字藝出版社發行

長篇創作小說

戰果

歐陽山著

第十四卷正食

三〇〇〇册

武四二、十二、四號

大書社



上海商務印書館

T. 111

戰果

長篇創作小說

著者 歐陽山

發行者 學藝出版社

桂林中北路一一九號之三

經售處 各大書店

出版期 一九四二·十二·初版

印數 一一三〇〇〇冊

定價 國幣十四元五角

☆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目次

第一章	小賊丁泰	一
第二章	闖入者	二五
第三章	四月的黃昏	五三
第四章	盟誓	八五
第五章	王嘉和范沙	一〇九
第六章	泥螺村的一日	一三九
第七章	到中國去	一六五
第八章	可愛的與迷惑的	一九一
第九章	瘋狂的滅	二一八

第一章 小賊丁泰

廣東省北部，清遠縣和英德縣交界，屬於清遠大茅鄉的地方，在那四百年以前還沒有人煙的大羅山脈的連綿峯情忽然中斷，形成一個其大無比的窪谷一般的崖壁之下，展開了一片高低起伏的低原地帶。白天的那裏瀰漫着青灰色的濕霧，晚上成羣的野狼躲在野生的灌木叢中，哭泣着，對着自己的模糊的影子嗥叫。寂寞統治着這一重山，第二重山，以及無數重山外的無數重山；被那許多荒山野嶺擁抱着的低原地帶甚至在驕勇强悍的廣東農民看來也好像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是不可探究和不可征服的，那裏是大地底祕密的心臟。每天，太陽在崎嶇的山頭上異常困難地滾過，好像地底車輪陷在那低原地帶裏拔不出來。不知道從幾多年前，這由北到南的狹長的低原地帶就淤積了紅色的肥沃的黏土，一直到被人開闢爲止，豐盛地生長着榛樹林，野桑枝和紫荊樹；野半夏帶酸味的小紅果自己成熟，自己落在地上，任憑野鳥聯羣結隊地自由啄食。而在這大窪谷底東邊，替這肥沃的大地擋住初升的太陽，那又尖又高、寶塔似的、鐘幕似的山羣底峯頂上，也長滿了針葉的處女林。公曆一千五百五十年以後，一個姓丁的家族，——同時是大羅山荒原底最初的訪問者和征服者，走到這塊紅色的黏土之上，以墾平高低凸陷的土地，砍伐榛樹、野桑、

柴和草、穀、雞和豬、做他們底日常工作，把衣服、農具、和全體婦人和孩子安置在這片

低原北端的崖壁底下，就在那裏住下了。

一條綠色的小河直貫這低原底全境，從北邊的大羅山蜿蜒流下，一直向南流去，快活地流着，——在別的地段上有時又寂寞地流着，和廣東三大河流之一的北江會合。人們得了牠才能夠稍爲排解生活底憂愁。牠娛樂着他們，使他們發生一種渴望：什麼時候也許突然有別的人類坐着木船從河那一頭上來訪問他們。——倘若沒有這一類的渴望，人是不能夠生活下去的。……那些沃土被灌溉着，牠並在那些土地上畫了一條巨大的弓形的弧線。牠供給了族底飲料，洗濯他們底身體和衣服，——而在夏天和秋天，丁族底男子就把孩子們牽到那三丈多寬，流水比較平靜的河灣裏練習游泳，以便他們獲得捕魚和摸取河旁的蜆螺之類的食品的本領。

這樣，最初的泥螺村便建立起來了。這一族人開頭只有一個老人，四個壯年男子，六個女人和十四個女孩子。有許多理由可以相信他們這一夥人是些犯罪的亡命者，潛伏着，真像河灘下面的泥螺一樣，在這無從和別的人類通音問的山坳裏，忍受着被廣漠的荒野所引起的重疊的恐怖和寂寞。後來，——他們不能忍耐了，他們底財富——那些野獸的肉脯、醃魚、乾菜和吃剩下來的穀米也越積越多了，族中的四個壯年男丁渴望能夠看見同族以外的人類底臉孔和聽見他們底聲音，於是有一天絕早，他們分頭到週圍二三

十里外的村莊——像大洞墟、壩仔墟、高田鄉所屬的那些地方做起種種的活動來。……

一個月以後，出外的幾個壯年男子只有三個回到了家，他們等待着，一年又一年過去，有一個不幸失了蹤了。他們帶着穀米、肉脯、醃魚、乾菜出去，把挑在肩上的兩個竹籮裝得滿滿地，再把腰間和背上也掛得滿滿地，上山往後山帶了錢幣、女人、豬牛、和別的家裏缺少的貨物回來。女人——被他們買來的和被他們搶來的，替他們繁殖，勞動，還教會那些孩子們唱東江、西江、和北部山地流行的歌曲。歌曲和女人是從來不能分離的。在採伐林木的時候，在溪水旁邊，在竹排上，在篝火旁邊，她們老是輕聲地唱，柔婉地唱，唱着不同的歌句。男子們也摹倣起來了，他們唱着：

太陽晒得乾呵，

你在林中，那個呵！

來路條，通呵，

上山來，落得河呵！

族中那個老人——那被尊敬和敬愛的祖父，常常在篝火旁邊給後輩們講國家底歷史和家族底事蹟，也講一點神話和巨人朱元龍的傳說。全族底生活知識和敬神禮節都是那個老人傳授的。在他死去的前一年——

他恰好滿九十歲的時候，有五個強壯的男人——他們之中最年輕的只有二十歲上下，帶着七個女人和四
個小孩子從英德那方面徒步走來了。他們自己承認是三十年前失蹤沒有回家的那姓丁的窮子底後裔。要求
在泥^累村住下。那九十歲的衰弱的老人立刻跳起來，恰像一隻瘋癲癩癩的小貓。他抱過每一個男子，用長
指甲抓他^們底寬厚的背脊，哭泣而且發抖，彷彿他到底在無窮憶念的歲月以後重逢了他那失蹤的孩子。一
大塊接連不^斷的、平坦而且靠着泥螺河邊的熟田立刻劃給他們，他自己居住的茅屋也給他們騰讓出來。姓
丁的這一族^更加熱鬧和旺盛起來了。他臨死的時候曾經給後輩們留下這樣的遺囑：

——祖宗和神明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怠慢。刀和槍不能讓空閒着了鏽，弓箭也是不能丟荒的。……好
吧，你們討着^不和外面通婚，可是千萬莫讓女家佔了你們底上風。那是危險的……時時要提防別人來攻
打村子。生田趕快^耕種，河堤也要修起來……趕快……好吧，你們記着就是了。這裏還有許多事要動手
做，可是人手——^少，我們人丁單薄得很呵……你們曉得，我一輩子最愛的是人。以後不論什麼人^口，
不論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到了這裏……只要肯拜我們丁家祠堂……你們要一律收留下來，像款待
兄弟妻女一般款待他^們。我再說一遍，要知道什麼都不貴重，最貴重的是人呵……好吧，我底話已經說
完了，真的，最貴重的是人呵……

……

現在，——過了四百年之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末尾，那低原上面的紅土已經變成一望無際的綠色的禾田。稻葉在這幅闊大的耕作地上生長得肥壯而茂盛，把那條和四百年前一樣日夜不停地淌着的小河遮蓋起來，使人難以辨認那巨大的堅韌的弧線了。

那征服者把他底茅屋底第一根木樁敲打下去的地方，現在人們已經把牠建築成一個離清遠縣城不遠的居住着兩千多人口的村落。連外面的人都知道泥螺村，和流過這狹長的村莊西邊的泥螺河了。瓦屋頂和草屋頂的建築物不斷增加，一直從中心街市把村莊底邊界擴展到村北泥螺河水源所切成的崖壁之下。

無論如何，人類底勞動力底創造，——遲緩或是迅速，總是十分可驚的。他們伏匿在大羅山中，在山外——東邊有高田鄉，西北邊有大洞墟，西南邊有塘仔墟。現在，他們開闢了一條大路，從大洞墟起，一直通到泥螺村南邊盡頭。這條大路雖是草創的、簡陋的，然而穿過了家山底山腹，高踞在泥螺村和屬於泥螺村廣大的萬畝綠田之上，拙笨而傲慢，恰像是泥螺河那巨大的弧弓底弦索。牠更在村外南端和另外一條寬大的、路心橫跨着白石的道路——那是從塘仔墟通到高山鄉的舊官道——相啣接，這樣，人們可以很不要費力地在這幾個鄉鎮中步行，而且可以一直走到清遠縣城。

現在，泥螺村有了自己的祠堂、寶塔和廟宇，有了自己的茶山和林山，有了自己的鋸木廠和燒磚窯，他們把闊大大的木排，載着柴薪或者青磚的沉重的木船放在泥螺河裏，牠背負着那些貨物順流而下，

經過清遠縣城底近郊，沿着北江底急流一直運送到廣州。人們望着那些肥胖的木船緩緩地在河面上飛行，便引起某種奇妙的幸福的幻想，向牠們歡呼起來。

黑暗、太陽、月亮這三位主宰長年長月統治着山坳裏的窮鄉僻壤所造成的愚蠢、頑固、和懶惰，被木船所引起的歡呼攻破了。這是人類勝利底吶喊。這時候，一羣一羣的山岡笑着，綠色的翡翠鳥飛翔着，森林跳舞，泥螺河在週圍繞着圈子跳躍奔跑……

全體看來，泥螺村像是一把橫放着的闊大的鋼刀。牠主要地是由一條長的直道和一條平行的短的直道，加上二三十條短小的、斜行的或彎曲的橫巷子組成的。簡陋而寒酸，貨物和陳設都異常缺乏的商店、茶樓、酒館；只有一個坐位的理髮店和只有兩籬米的糧食店，以及其他不像商號的農村用品的小店子排列在又長又直的大街兩旁，那兒是「熱鬧」市場，一間熟藥店門口掛着一個大概從前是綠色的扁嘴信箱，信箱之上掛着「郵政代辦所」的小木牌。不論街市上和僻靜的小巷子裏，草料、垃圾、淤泥、家畜的糞便，丘陵一般到處堆積，母猪、小豬、皮肉潰爛的狗，乖巧伶俐的公雞和母雞，大搖大擺地在那些丘陵之間穿行着，互相追逐和互相激怒。小巷子非常狹窄，——但是比較大街上無論如何乾淨得多，因為各自的門口是有人打掃的，而那些垃圾就潑在沒人打掃的大街上；屋簷和屋簷接連在一起，這邊的門口和對面的門口幾乎緊貼地相對着，好像全村的擠得魚鱗一般的房屋正在交頭接耳地私語。……然而這些房屋有許多是空

放着沒有人去住的，荒廢的院落往往是出格地寬大，從已經倒塌了的圍牆缺口外面望進去，滿院子都是自然生長、從來不曾修剪過的果樹。

在雨天，粗急的雨點從山外投擲過來，溝村的瘦長而醜陋的果樹就和牠們搏擊着，把牠們擊落地上，匯合成縱橫的河流，浸沒了所有大大小小的街道和院落。那蘇沙蘇沙的搏鬥聲常常把耳聾震聾，並且是那樣子地恐怖，一天兩天地繼續不停。

全村的屋頂大半蓋着稀薄的灰瓦，牆壁——雖然那種蠟壳砌成的古老大牆偶然還可以看見，大概全是沉重而麻木的肥厚的土牆。牆壁上永遠沒有窗洞。有許多土牆皮肉已經剝落完了，露出石塊、瓦片、和螺殼，好像牠底可怕的筋骨。——因為興造磚窰不過是近五十年來的事，而那些燒過的青磚是專為縣城而準備的。每一條街巷底溝渠總是自由而傲慢地流着，忽然在左邊，忽然在右邊，做成之字形一次又一次地橫過街道中心。順着大街一直朝北走，人煙就逐漸稀疏，村子兩旁的青蔥的山和油綠的禾田也顯現出來了，那些茅屋終於聚集成狹長的單排，形成鋸刀底木柄。鋸刀柄部上的這一排房屋是寬闊舒展的青磚大屋（間或有改裝的或重造的新式樓房），那裏有全村聞名的盤螺詩社，有許多聲威顯赫的人家，其中之一便是副鄉長丁惠然。他有一個不敬的綽號叫做九斤村長——底居住地。

一切都如四百年前他們底開山祖所料，——簡直出乎他底想像之外地繁榮起來了。只有一樣，在他以

爲非常寶貴的人底價值如今却那麼不能制止地一年一年眩落，不是他意料所及。現在，聚居在泥螺村的丁氏是一個大族了，在萬山迂迴的大茅鄉中泥螺也算一個出名的大村，——然而他們也失去了那優美的德性，他們再不能夠互相尊敬，互相愛護，却代之以互相齟齬，互相憎恨。他們之中，狡猾的和殘酷的，屬於並不做詩的盤螺詩社那一羣，如像副鄉長丁惠然、公款管理人丁仙侶、磚窰主人丁裕華、訟棍祥聖八爺、買賣中人丁起陵、退休縣長丁菊如、茶葉莊創辦人丁老卓、鄉紳丁心柏，和一大批紳縉父老，聚積了許多金錢，建築了許多房屋，收買了許多妾婢，佔領了林山、茶山和大塊大塊公家和私家的耕作地；那些笨拙的，沒有知識的，和別人告訴他們那是因爲祖墳底風水不好、木身底「運氣不夠」的，——他們即是那些燒磚工人，採茶工人，伐木工人，造船、泥水、木料等工匠和更夫，船夫，另外還有佔人數最多、而佔土地最少的「耕仔」，在貧窮、犯罪、和絕望的嗟嘆之中循環顛仆着……

同一村界，同一族譜，——自然，還有什麼關係呢，人們變成互不相識而且整天互相侮辱。他們之中，有一部份被迫離開泥螺村到不知方向的地方去了，有一部份被殺死被囚禁了，有一部份却被擠斥在村外，——不能不離開人煙稠密的市集到大路旁邊的丁家山——就是四百年前替這塊肥沃的低原擔任初升的太陽的那些山頭，向廟宇、墳場、或私人的林園借一點廢置不用的空地來建築草頂的茅屋或樹皮屋以便遮擋冬夜的風雨。

以五十二歲的退伍兵丁二做主人的一個家庭便是這種被詛咒的、被摧斥的、居住在村外大路旁邊的丁家山腹部上那一排破落灰敗的茅屋裏的卑賤門戶之一。他有一個老婆，一個在二十、三十年代的內戰當中殘廢了的弟弟，和丁福，丁泰兩個兒子。丁泰是一個人物；他以他底狼藉的聲名使這半山小茅屋爲村裏的人們所認識、注意、和永遠記憶。那大兒子自動應了祖國底徵召去和日本強盜打仗了，一九三八年，丁泰才十三歲，上一年暑假以前還在鄉村小學裏念書。他是泥螺村有數的著名人物之一，當他在什麼地方偶然出現的時候，人們就使用看見一個縣長或至少一個區長那樣的神氣，驚訝、疑慮、冷嘲充滿着，用下巴向他那方面互相指點，說：「看呵，他來了。」……他們在他底名字之上加着各種不同的冠詞，如像「沒價值的」、「要提防的」、「不四正的」、「無希望的」等等……有時他們直截了當地把他叫做「小賊丁泰」……

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廣州沙基慘案發生的八天以前，六月十五日的正午，丁泰在那半山小茅屋裏誕生了。從父親丁二看來，這正是另外一個不幸底開始。他已經從出色的長工底身份降落到無足輕重的短幫底身份，人家爲了可憐他，每一個月才給他一個禮拜的工作。事實上他還不過剛剛四十歲左右，沒有出過門，嘴巴上的灰白鬚鬚長得和刺蝟一般。體力衰竭底迅速與過早，使他本人、他底老婆、和其餘所有的人

都替他驚訝和惋惜。

鄉裏的重要人物，副鄉長丁惠然底第三個兒子丁幼錦和丁泰同時誕生，那一家青磚大屋從早上就沸騰起來，直到夜深三點鐘，吵鬧還沒有停止。歡笑、喝酒、猜拳、吟詩，……因爲小孩子是他最寵愛的姨太太生的（他本人那時只有二十七歲），還從高田鎮上僱了八音班子回來。燃點在屋頂晒台上的一盞大煤油燈，離村三里就看得見牠底躍眼的奇異的白光。和由那火光所放射的巨輪般的芒彩。全村的人都在靜聽那八音班子底複雜的吹奏。

黑夜以一個遠地歸來的旅客底笑臉吹開黃昏底嘈音和飛揚的塵土，好像滿天烏黑的羽毛似地紛紛降落。在泥螺河底窪谷裏，洞穴、森林、和卑濕的地方最先隱去，以後禾田、村莊、墳場、動脈一般的山徑也被遮蔽起來了。高山底尖頂仍然用全力伸出黑夜底羅網之外，牠們是一些最後的反抗者。到處瀰漫着焦臭的氣息，泥螺河底響聲逐漸鈍重而且逐漸微妙，好像一步一步走遠了的鼓聲一樣。丁二底茅屋和牠從來一樣寂靜。大兒子丁福到外面檢拾柴枝去了，卓二嫂睜着眼睛躺在牀上，沒有哼叫也沒有發言，連什麼最輕微的動彈都沒有，嬰孩躺在牀前用兩張「條棍」架起的一個脫了漆的木盆裏，穿着丁福十年以前穿過的寬大的破棉襖，幸福地睡熟了。他在外面的神廳裏背着兩手來回踱着，從正午踱到傍晚，使神廳泥地上有幾處地方陷落下去成爲很大的窪穴。他忽然跳到房間裏，全身伏在牀上，他底頭面莽地枕在產婦底鼻子上，用

唧唧的聲音絮絮地說起話來。

——罪過，罪過！剛才我說了些什麼，那全是放屁！你只當做沒有聽見好了……唉，我想了些什麼事情？——毛骨悚然！毛骨悚然！如果有人肯出錢買了個倒也是好的，唉，——不會呀，不會有那樣的人。那麼怎麼辦呢？我們養不活他，……今天晚上，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過。唉，我想了些什麼事呵？嚇人得很！我還是一個人麼？那樣的事……萬一也做了出來……我還算得一個男人麼？我簡直要變成一個殺人兇手！千鈞一髮——我是有良心的人呀！……卓二，笑一笑吧，如今什麼都算有了定奪，什麼都好起來了。……我已經決心留下他！……你還記得阿福出世的時候？你年輕，我也年輕，——我還能做活，那時候我們多麼歡喜呀！——現在，我還能對你說什麼，還是歡喜起來吧！錢呢，——可以馬上出去弄的，我們替祖宗再養一個孩子！卓二，滿天雲霧都過去了，笑一笑吧，……笑一笑吧，……卓二嫂知道了二底心。她想和他說許多話，但是餓得心悶，而且要說出那些話，她一生一世也沒有過那樣的經驗……於是她沉默着，笑着。她把頭竭力擱向內面，牙齒咬着蒼白的嘴唇，這樣的表情，正確地說來倒是在忍受一種很大的痛苦，不是在笑。丁二抱起孩子吻了又吻，隨後走出去了。丁福，那十二歲的孩子，回家的時候就知道晚飯是決無希望的，自己爬上牀去睡去。母親疲倦地，恍恍惚惚地在黑暗中焦急等候着……

丁二空着手垂頭喪氣地走了回來，什麼話都沒有說。他摸索着火柴點起油燈，用一個作
作底手勢漠然地抱起了初生的活嬰孩。卓二嫂大聲叫嚷着：

——不，不要動他！……做不得，做不得，你瘋了，他是我底兒子！

——兒子又會怎樣？兒子就能嚇怕我麼？

——好，好。——你這殺人兇手，隨便你吧！

丁福也被驚醒了，跳下地問丁二：

——爸爸，要不要我起來？

——放屁，不關你底事！

說着邁開大步毫不躊躇地走了出去。嬰孩安靜地睡在他底懷裏，暗淡而微弱的星星佈滿天空，路上發出悽慘的白光，什麼聲音都沒有。他望望副鄉長屋頂晒台上高高懸起的大煤油燈，正驕傲地放射着歡樂的光芒，輕輕嘆了一口氣。……出了門向左走去，那裏，——不久就走到大路南端的水蓮渡，過了橋，沿着泥鰲河，是一帶低矮的野桑林，林末的岸邊長着水怪一般、半身浸在水裏半身浮在河面的水翁樹。什麼人家都沒有，即在附近週圍半公里以內，也沒有燈光和狗吠聲。平常夭折了的孩子，有棺材或沒有棺材，都是拋棄在這野桑林裏的。

典型的廣東的清靜的夏夜，烏雲一層比一層更加濃厚地張開，涼風在荒野裏寂寞地游蕩着，每一座氣勢傲慢的山都被純黑的毛氈覆蓋着在夜露中無聲地傾塌、溶化、服貼而疲軟……丁二抱着兒子走進野桑林，走得非常小心，不讓野桑樹底任意橫生的枝桠刺着他懷裏的柔軟的東西，他底身體佝僂着，全部力量集中在兩腳底十個腳趾上。在天上好像有幾點星星，但是一看真卻沒有了；同樣，在地上的雄偉崇高的山嶺一看真也沒有了。大羅山脈被漆黑的海淹沒掉，海面上一個小小的灰點在半浮半沉，那就是丁二。過於遼闊的曠野增加了夜底寂寞，牠吸去了一切的聲音。現在，只有那洪亮而單調的蟲聲叫得越過越利害，好像是大海底浪濤。這種聲音是令人更加覺得寂寞的。有一些溫暖的、黏性的、帶腥氣的水點偶然滴落他臉頰上、手上和胸前。他哭了。

離開家中以後，什麼也沒有想過就一直朝水蓮渡下面的野桑林走，腦子裏老是充塞着一些石頭一般的堅硬的廢物。這時候忽然一個不可抵抗的欲望抬起頭來了，他渴望看一看那軟弱的生物底臉孔。今天正午他脫離娘胎以後，他沒有好好地看清楚他。他不知道自己新生的兒子是否肥胖、大眼睛、又紅又圓，同別的嬰孩一樣，還是又醜陋、又蒼白、又瘦弱、瞎了一隻眼睛或缺少了鼻子，以致該忍受拋棄底命運？然而他底欲望是不能達到的，沒有火柴，週圍又沒有一點亮光。

他使丁泰舒適地睡在一具小棺材旁邊，在他身上加上兩塊石頭——茶杯一般大小的兩塊石頭，又折下